



本期版头题字:杨建安

钗头凤
春之咏

□ 王楚雄

春携酒，风梳柳，
满山松柏欢挥手。
骚翁乐，吟新作，
一时高兴，数杯全洒。
诨，诨，诨！

情依旧，人清瘦，
老夫双眼晶莹透。
毫飞着，风腾阁，
诗成狂啸，喜敲书桌。
拓，拓，拓。

莺啼序
春思

□ 郑春合

春残物华暗换，叹香沉泥土。
人慵懒、莲步廊前，
一对燕子仙侣。
画栋上、呢喃诉说，
双双喙理飞翔羽。
美柔情蜜意，双双比翼欢舞。

回忆当年，颜美如玉，趁踏青相许。
私下约、芳径重游，
香囊君前赠予。
定终身、倾情托付。
倚怀抱、吴声依语。
意绵绵、亲切叮咛，休将人误。

风流易散，云雨便分，悔嫁给朱户。
长记得、灞桥一别，
将我轻抛，弃我红颜，恨之肺腑。
爱藏胸口，窗前弦月，
薄衾孤枕孤单影，
忆当初、鸾镜腻云抚，青丝万缕。
弯眉云鬓蓬松，貌胜西施吴女。

韶华短暂，黑发难留，
怕渐成老姬。
最无奈、泪流凄楚。
夜雨添愁，拂晓幽梦，清欢自度。
套前卸黛，床前垂钿，
梨花满地凄凉路。
寄相思、拟贾费情绪。
千行写尽伤心，
一曲悲歌，问君知否？



井冈山，一个崇高的名字

□ 张海峰

那年到井冈山采风，四月末的春已经很深了。随行的老表不无遗憾地告诉我，杜鹃花刚刚开过，你错过了看花的时节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井冈山的竹海也不错。

井冈山的毛竹洁净、脆亮，以相同的姿势把生命的旗帜高高挥扬，如云如海，如浪如涛。如果闭上眼倾听那涛声，便觉出涛声里裹挟着一种似乎可以摧毁，而又永远无法摧毁的力量。著名作家袁鹰这样赞美井冈山的竹子，“永远那么青翠，永远那么挺拔，风吹雨打，从不改色，刀砍火烧，永不低头”。

秋收起义后，毛泽东率领部队退至湘赣边界，审时度势，作出了进军井冈山的决定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1927年秋天，因为这群人，井冈山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中。1928年4月，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，陈毅率领湘南农军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同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。随后，两支部队合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1928年，毛泽东、朱德与战士们就是通过黄洋界这条羊肠小道，用扁担挑着粮食和菜蔬，一步一步登上高高的山冈。这条陡峭的山路，徒步行走已经十分困难，何况要背负如此重担？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39首诗词中，两次提到黄洋界，可见这个地方给他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。

1928年8月30日，湘赣两省敌军，趁红四军主力还在赣西未归之际，向井冈山进犯。红军不足一营，却凭借黄洋界天险奋勇抵抗。危急关头，刚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和仅有的三发炮弹从茨坪军械所抬到了哨口，前两发都是哑弹，最后一发击出，正中敌军指挥部。一时间，红旗翻卷，杀声震天，吓得敌人魂飞胆战，仓皇逃窜。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后，欣然写下了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：“山下旌旗在望，山头鼓角相闻。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早已森严壁垒，更加众志成城。黄洋界上炮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。”

38年后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，睹物思人，又留下了“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”的诗句。这是一座可以给人以信念和力量的山，一座有着高尚品格、威武不屈的山。

在大井村，毛泽东、彭德怀、朱德、陈毅等人的旧居是江西大地上最普通的屋舍。褐色或粉白的泥墙已成斑驳之色，苍黑的屋瓦鱼鳞一样排列，天井以青砖铺地，简朴清寂。推开半掩的门，我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，一间房一间房地走过，像是怕惊醒一个沉睡的梦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古老木桌上那盏黝黑的油灯。它的光焰像黑夜中的星星一样，拨开了人们内心的疑虑，一路照到延安，照到西柏坡，照到北平。

我见到了那一层薄薄的稻草。山里冬天来得早、去得晚，缺衣少食的红军战士用这些稻草作棉被度过漫漫寒

冬。不知它们是否能够温暖一个个年轻的心灵？

“红米饭，那个南瓜汤，挖野菜那个也当粮……”歌谣唱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精神，隐藏在歌谣背后的却是当时极大的困境，红米饭、南瓜汤稀得跟水一样，里面放些野菜就能充饥，仅有的一些食盐都拿去给战士们洗伤口了。吃不饱肚子，体内没有盐分，人就没有力气，连行动也会显得困难。即便如此，敌人也没能把红军打垮，他们无法明白是什么东西支撑了红军战士的身体。

是什么东西呢？我问自己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胸襟、意志、气节都是重要因素。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了这些，那他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

硝烟渐渐散去，许多事情变得遥远。但只要这座山还在，这座山孕育的精神还在，往事就不应该随风逝去。如果有一天，你从这片土地上走过，看到那些照片和实物，听到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，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坚韧不拔，什么是勇于牺牲，什么是伟大和崇高。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，但为了劳苦大众能够得到解放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轻，随时准备为真理、为人民抛头颅、洒热血。

不远的水田里，新插的稻秧整齐地排列着，青青翠翠。一头水牛缓慢地走着。远处几家典型的赣南民居，粉墙黛瓦，重檐飞翘，如鸟儿展开的翅膀，十分漂亮。这也许就是先烈梦想的生活吧！



《暖阳》

记者 吕超峰 摄

偶遇春天

□ 刘李洋

刚参加工作那年，被单位外派到了山里。接连好几个月，目之所及都是灰白的萧瑟，以至于让我不再期待这里还有春天，还有生机。

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不久后，我便遇见了这山里的春天。那是三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在院子里闲逛，看见一个小女孩儿背着书包在眼前走过。她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枝条，上面缀满了雪白花朵，很是好看。我忍不住上前询问，她笑着告诉我，这是她家种的梨花。又看我很喜欢，就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做客，说要剪几枝送给我，我一听便欣然同意了。

可没走多久，我就后悔了。原来，她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，对于我这个长期坐在办公室缺乏锻炼的人来说，这一

去一回的路程，让我着实有点吃不消。小女孩儿很是精神，一路上蹦蹦跳跳似乎一点儿也不累。好在她很体贴，看我走得吃力，跳一段就会停下来等等我。

半个小时后，终于到了她家门口，一间低矮的平房，里面黑漆漆的，破旧的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奶奶。老奶奶有点耳背，我说什么她都听不清，只是让我坐。小女孩儿立刻放下书包，挽起袖子，走到角落的米缸旁，摇米、淘米、生火、煮饭，只见她动作麻利丝毫不乱，一看便知是她每天做惯的事情。

她一边做饭，一边和我说她家里的情况。原来，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，她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。奶奶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平时她除了照顾自己外，还要兼顾奶奶的饮食起居。这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来说，实属不易。

她将饭放在火上慢慢焖着，给奶奶

打了个招呼，就带我出门了。原来就在低矮的平房后面，藏着三颗梨树，缀满枝头的梨花有的已经风姿绰约，有的含苞待放。小女孩儿麻利地爬上树，拿出剪刀，挑了一些长满花骨朵的枝条剪下，对我说：“这些枝条拿水养着，过几天就会开了，能香上好一阵。”我看她兴致勃勃地讲着，问道，“你会觉得累吗？”“摘梨花有什么累的。”她疑惑着回答。“我说的是你的生活，每天照顾奶奶。”我解释道。“那就更不累了，我小时候是奶奶带大的，爸妈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，生活没问题的。”她笑嘻嘻地回答。

摘完梨花，她还担心我对山里的路不熟悉，又执意将我送回了家。看着手里一捧含苞待放的梨花和她蹦蹦跳跳下山的背影，我一阵鼻酸。不仅感动于这个坚强的孩子，更感动于这份春天里美丽的遇见。